

文物脈絡

半生落魄已成翁 徐渭的〈水墨葡萄〉及其他



圖二 徐渭 水墨葡萄 《寫生冊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一 徐渭 水墨葡萄 上海博物館藏

# 半生落魄已成翁 —— 徐渭的〈水墨葡萄〉及其他

張錯

國立故宮博物院與上海博物館分別藏有徐渭水墨葡萄各一幅（圖一、二），佈局不盡相同，但葉果層次分明，有強烈節奏感。上博款識為「那堪明月三五夜，照見冰丸一兩攢。青

藤」，鈐印為「文長」，「天池山人」。台北故宮為《寫生冊》八開八幅紙本內第五幅，款識相同，惟款號「天池」，鈐印亦為「天池山人」，「文長」，與上博一幅鈐印次序相反。

兩畫心意相同，月望十五之夜，天空一輪明月，圓滿皎亮，照見葡萄攢聚如丸，月圓人缺，情何以堪。月下葡萄，亦見北京故宮《墨花九段卷之二》（圖三）及中國國家博

物館《雜花卷》（圖四）兩幅構圖詩句相同的水墨葡萄（惟《墨花九段卷之二》旁點有誤寫「月」為「中」字），詩書畫三絕，為徐晚年逝世前傑作，水墨潑染，得心應手，清麗秀逸，恰到好處，爐火純青，獨步一時。詩云「昨歲中秋月倍圓，海南蚌母不成眠，明珠一夜無人管，迸向誰家壁上懸」。月圓人缺已是難堪，中秋之月倍圓，更令懷珠不遇之人夜不成眠。

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徐渭〈水墨葡萄〉橫條紙本墨畫（圖五），高島菊次郎捐贈。原為泉屋博古館住友家本收藏《花卉雜畫卷》內之一幅，全卷風貌，多以濃淡花青潑染，〈水墨葡萄〉並有畫者當行本色詩：「半生落魄已成翁，獨立書齋嘯晚風，筆底明珠無處賣，閒拋閒擲野藤中」。落款為「漱仙」，徐渭外號之一，有如畫卷其他下款如「天池」、「青藤」等外號。視此畫風格，與徐渭其他〈水墨葡萄〉畫作並不一致。

文物脈絡

■ 半生落魄已成翁 徐渭的〈水墨葡萄〉及其他



圖五 徐渭 水墨葡萄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



圖三 徐渭 水墨葡萄 《墨花九段卷之二》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徐渭 水墨葡萄 《雜花卷》(局部)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

此畫被東博訂為一五七五(萬曆三年)作，應是徐五十四歲作品，正是年過半生，不甘伏櫪。然畫內書法不似徐渭牽絲帶筆、縱橫放逸的筆調，更餵墨乾飽，中規中矩，伸展撇捺間，恭謹有餘，狂野不足，不足舒洩半生落魄的黯然。

徐渭水墨花果畫作，葡萄配詩是恆常主題，畫者喜愛葡萄渾圓瑩亮，比喻明亮的珍珠，光輝四照。再藉詩句「筆底明珠無處賣，閑拋閑擲野藤中」，引舒懷才不遇，明珠瘞置。

上述詩句配水墨葡萄的畫作，尚有北京故宮博物院〈水墨葡萄〉直軸(圖六)，下款為「天池」，「湘館齋」鈐印。題詩在左上方，書法欹斜偏倚不定，心緒凌亂，然濕墨收放自如，剛柔並濟，稜角之間，圓融自得，有米元章筆意。徐渭中、晚年行草極多，亦即袁宏道所謂「筆意奔放如其詩，蒼勁中姿媚躍出」。字是好字，詩是好詩。首兩句先聲奪人，落魄與得意，半生已過可稱翁，日暮氣勢強，獨嘯書齋晚風中。

浙江省博物館藏徐渭〈水墨葡萄〉一幅(圖七)，下款「天池道人」，題詩雷同，書法磊落遒勁，瀟灑倜儻，氣度不凡，未見絲毫落魄。

中國國家博物館亦藏徐渭《花卉人物圖冊》〈水墨葡萄〉一幅(圖八)，下款僅「渭」字，鈐印「文長」，詩只取筆底明珠閒拋閒擲兩句，筆墨清淡，與浙江省博物館藏〈水墨葡萄〉雷同，惟構圖更為簡潔。

上述四畫詩句書法並排比較，顯而易見，北京故宮、浙博、國博等畫中書法，筆墨暢快淋漓、行草楷書，裨闔之間，圓轉方折，滿紙風雲，胸中自有塊壘，應為同一組件風格。相反，東京國立博物館〈水墨葡萄〉的詩筆，頗自畏縮，未能暢所欲言，足見已有模範先入，左右書者在書寫過程中，筆觸鉤劃所呈現的字意。

北京故宮博物院〈水墨葡萄〉潑墨渲染，墨分五彩，乾濕濃淡焦，互用互補，層次分明。藤蔓四散，圈勾

文物脈絡

■ 半生落魄已成翁 徐渭的〈水墨葡萄〉及其他



圖六 徐渭 水墨葡萄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出連串圓潤點墨葡萄，枝果相牽，懸命如絲，然顆顆晶瑩，有若明亮珍珠。粗枝大葉下，看似護持，實為遮掩，難見天日。全圖構局，藤幹自右橫出，枝葉散展如扇，伸入左方，戛然而斷，枝盡意無窮；再自左從上轉入，垂懸另一串葉底葡萄，果實逸出紙外，枝末其力似不勝，直沉左下

角，亦是餘意不盡。  
浙江省博物館與中國國家博物館兩館的〈水墨葡萄〉構圖與東京、北京故宮二畫有異，純以枝葉取勝，配以葡萄，小家碧玉。但見枝如藤蔓，幹樞佝僂牽引，有稜有節，高風傲骨，令人肅然起敬，亦屬徐渭水墨花木的有恆風格。

反觀東京國立博物館〈水墨葡萄〉，花青潑染橫過畫面，抽象飄浮，欠缺徐渭一貫濃墨滲水沁染暈散的沉著痛快。徐渭水墨花卉果木，極少設彩，此《花卉雜畫卷》內除葡萄外，其他如墨荷畫作（圖九）均以花青蘸墨，極是稀見。東京國立博物館鑑畫專業，動不動就於畫者名字前加



圖七 徐渭 水墨葡萄 浙江省博物館藏

或千山獨行的個人畫風，皆需以文史角度去探觸畫者時代生平，以便切入經常以詩書畫三者匯聚表達的主題。

一「傳」（伝）字，以示未確。如作者確定，則於名後加一「筆」字。此畫與鄭變的〈墨竹圖屏風〉同訂為「筆」，鄭板橋這幅墨竹畫風神韻，千真萬確（「板橋專畫蘭竹，五十餘年不畫他物。」）。而徐渭這幅水墨葡萄則未必為「筆」。

在心皆不可得，則心如流水，前浪後浪，無處可覓。人的真性矇昧，其心多在「五蘊」流連牽轉。藝術亦然，藝心沉浮，畫者心中，起伏著許多世間縛纏「住」的癡噴，顯隱於作品內的畫意、詩心、及筆鋒。「文人畫」自宋畫院格局脫穎而出，在於畫者個性或「心」的自然流露，除見諸繪事，更見於詩書行句。因此，文人畫入明清，無論流派分類的吳門浙派、

徐渭（一五二二—一五九三），字文長，明嘉靖年間人，際遇坎坷，詩書畫寫意酒脫，繁華落盡，反璞歸真，素墨塗染，正是一生悲憤宣洩。他年青時天資聰穎、自負才略，嫻熟兵書，曾為閩浙督師抗倭兵部右侍郎胡宗憲幕僚，多有獻策，睥睨當世。然不久胡即被陷為嚴嵩同黨於獄中自盡，徐渭從此閑散江陰，抑鬱日久，精神錯亂，自殺數次，有以斧劈頭顱（「血流披面，頭骨皆折，揉之有聲」）、錐刺雙耳（「或以利錐錐其兩耳，深入寸餘」）、錘擊辜囊，皆不死。又殺繼室（「誤擊殺其後婦，遂坐法，繫獄中」），入獄長達七年。也許就是這些怪行異端，讓他成為民俗文學戶曉家傳、足智多謀的徐文長。

他出獄時已五十三歲，佯痴佯狂，鬻畫賣文為生，對書法極自負，曾謂自己是書一詩二文三畫四，畫作成就居末。等到公安派的袁宏道初閱

文物脈絡

半生落魄已成翁 徐渭的〈水墨葡萄〉及其他



圖十 徐渭 水墨石榴 《寫生冊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徐渭《寫生冊》內第二幅為水墨石榴（圖十），款識「山深秋老無人摘，自進明珠打雀兒。渭」。院藏又另有直軸《榴實圖》（圖十一），筆走輕靈，庖丁解牛，以神御器，中鋒如長劍出鞘，自上而下，時破時斷，焦勁濡濕墨線，分別揮劃出枝幹秀葉，墨染成豐滿爆裂石榴，信手點上顆顆榴實，有若母蚌藏珠。此畫上有徐渭行草題詩，筆劃牽絲，意識流動，不可阻遏：「山深熟石榴，向日便開口。深山少人收，顆顆明珠走。文長。」，寫到「珠」字，其型特大，胸臆充滿自豪、自負、不平之氣，然到「走」時卻黯然神傷收筆。下款「文長」兩字連貫如

「詞壇飛將」明雜劇第一的《四聲猿》一組四齣雜劇及另一齣滑稽諷刺劇《歌代嘯》，如此心情，悲歌代狂嘯，可見諸「獨立書齋嘯晚風」之句。  
《四聲猿》是徐渭內心悲哀的宣洩，劇名典故來自杜甫詩「聽猿實下

三聲淚」或酈道元《水經注》「巴東三峽巫峽長，猿鳴三聲淚沾裳」之句，據說猿猴哀鳴三聲已是哀痛極致，哭到第四聲便傷心而死。《四聲猿》是一組含四齣不同的雜劇故事，最出色是第一齣罵曹的《狂鼓史漁陽

三弄》，借曹操死後入陰曹地獄，被即將昇天為修文郎的禰衡重新擊鼓歷數其奸惡，痛罵一場，淋漓盡至。  
如此多才多藝，十二歲學琴，打譜度曲，十五歲學劍，兼習騎射，文武雙修，書劍飄零，飽歷滄桑，亂世老死無人賞識。

其詩帙《闕編》，拍案驚詢為古抑今人，已在徐渭死後五、六年。  
袁後來寫有《徐文長傳》，稱其書畫「強心鐵骨，與夫一種磊塊不平之氣」，「不論書法，而論書神：先

生者，誠八法之散聖，字林之俠客也。間以其餘，旁溢為花草竹石，皆超逸有致」，自後凡「有來看余者，即出詩與之讀。一時名公巨匠，浸浸知向慕云」。然事過境遷，人亦棄

世，又有何用？《水墨葡萄》系列，正是其出獄前後代表作，時光迢遞，韶華逝水，其心情蕭索落漠，表露無遺。也應就是這幾年蟄居紹興（「山陰」）故居，寫就了被湯顯祖推崇為



圖八 徐渭 水墨葡萄 《花卉人物圖冊》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



圖九 徐渭 墨荷 《花卉雜畫卷》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

文物脈絡

■ 半生落魄已成翁 徐渭的〈水墨葡萄〉及其他



圖十三 徐渭 牡丹蕉石圖 上海博物館藏



圖十四 徐渭 水墨葡萄 《墨花圖冊之二》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二 徐渭 四季花卉圖 上海博物館藏



圖十一 徐渭 榴實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徐渭才藝出眾，山水人物、牡丹竹石、芭蕉蓮葉、秋菊螃蟹、梅花佛手，率性潑染，借物傳神；然其人傲世獨行，經常以四季花草並聚一堂，自得其樂，台北故宮有超過三公尺巨幅水墨畫軸的〈花竹圖〉，下款「天池道士渭」，竟能繪上十六種不同時節的梅、菊、荷、牡丹、芙蓉、水仙、芭蕉、翠竹等花木。上海博物館藏有〈四季花卉圖〉（圖十二），下款「鵝鼻山農」，把不同季節的夏日芭蕉、冬梅、蘭草與牡丹放在一起。徐更在另一幅〈牡丹蕉石圖〉（圖十三）

「哀」字，讓人聯想八大山人啼笑皆非的似哭似笑。足見徐渭並非僅以明珠喻葡萄，榴實亦可喻明珠，陌生人世裡，不熟不開口，世間無人摘，深山少人收。

鄭板橋曾以五百金換徐渭石榴一枝，並稱願做「青藤門下走狗」。可惜徐渭去世二百年後鄭燮始生，未能享此百金用此走狗。徐晚年潦倒貧困至「忍飢月下獨徘徊」，直到病死在稻草稿卷堆中，惟一狗相伴，臨終前編寫自己年譜曰《畸譜》，令人為之掩卷垂淚。

內親書「牡丹雪裡親親見，芭蕉雪裡王維擅」，畫者擅用此技，欲奪造化之神奇。天道無常，徐渭只能用藝術想像創造了他的美麗人間，〈四季花卉圖〉畫上題詩曰：

老夫游戲墨淋漓，  
花草都將雜四時。  
莫怪畫圖差兩筆，  
近來天道穀差池。

「穀」就是「夠、滿」的意思，我們方才明白徐渭喜用外號「天池」的另一原因。本來稱「天池」、「天池生」或「天池上人」，是因幼年書屋前有手植青藤一株，後來詠詩入畫，把原來榴花書屋改稱青藤書屋，亦號「青藤」。青藤樹下有天池方十尺，據可通泉，長年不涸，遂以此為號。「渭」亦帶水，又把名字拆開，號為「田水月」，並以此為撰寫雜劇《四聲猿》筆名。

徐善寫月下葡萄以喻明珠（圖十四），幼年天資聰穎，鄉鄰稱譽為「寶樹靈珠」，更喜王維詩畫，應是偏愛「滄海月明珠有淚」詩句。

作者為美國南加州大學東亞系主任兼比較文學系正教授